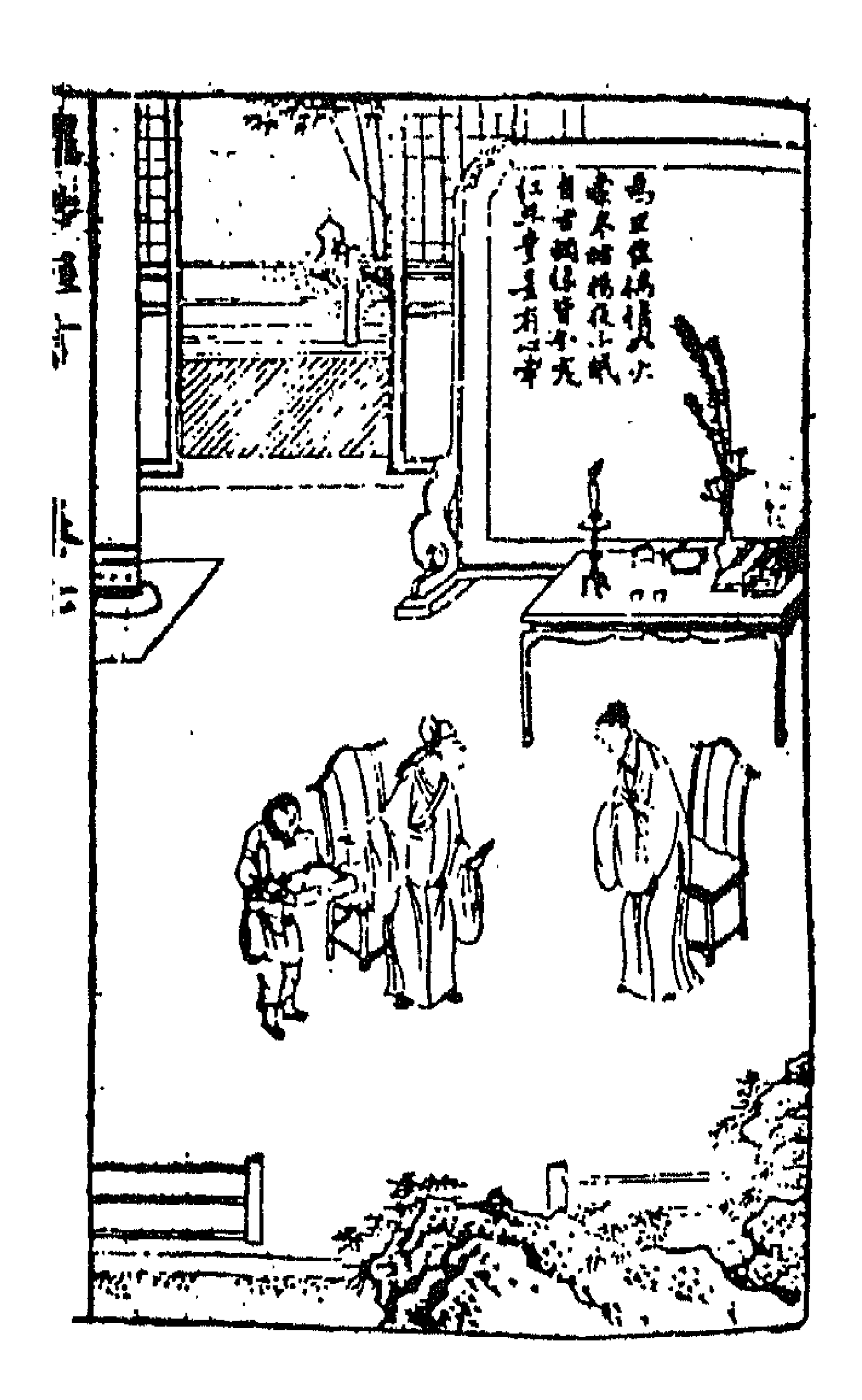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界寫手摘水聲
沸指日長古畫
梓田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漁船載酒日相隨　短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宋時楊備遊太湖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帶三州那三州

蘇州　湖州　常州

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

五湖何以謂之五湖東通長湖松江南通馬程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吳人只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峯惟有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有元人許謙詩爲證

周廻萬水入，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閑。

湖東西兩山在太湖中，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兩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昔宋時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風，嘗作詩一首：

白霧浸空白浪深，舟如竹葉信浮沉。
科頭宴起吾何欲，自有山川印此心。

訪説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入方四路去爲商爲賈所

以江湖上有个口號叫做鑽天洞庭內中單表西洞庭有个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个解庫托着四个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女名秋芳那秋芳反長似高標二歲高贊請个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教着兩个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鸞刺鳳看看長一十六歲出落得好个女兒美豔非常有西江月爲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團成眼橫秋水黛眉清
十指尖尖春笋○娘娘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
金蓮窄窄瓣兒輕行動一天丰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个平
等之人定要揀个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與他聘禮
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粧奩嫁去也自
情願有多少宦門富室日來求親的高贊訪得他子
弟才不壓衆貌不超羣所以不曾許允雖則洞庭在
水中央三州過道況高贊又是个富家這些做媒的
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情願賠錢出嫁只

要擇个風流佳壻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个不挨風絡繹央媒說合說時誇奬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訪實都只平常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不耐煩了對那些媒人說道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衆的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決可不快當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爲的　傳言未必眞
試金今有石　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卻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士

姓錢名青字萬選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唇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著衣新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所以年當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每每不敷一饑兩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個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道頗富就延他在家當書那表兄姓顏名俊字伯雅

與錢生同庚生節則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个月以此錢生呼之爲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曾定親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顏俊是富家之子如何二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个緣故那顏俊有个好高之病立誓要揀个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况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面黑渾如鍋底　眼圓却似銅鈴　痘疤密擺泡頭釘
黃髮蓬鬆兩鬢○牙齒真金鍍就　身軀頑鐵敲成
撚開五指鼓鎚能　枉了名呼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粧扮穿紅著綠低聲強笑自以爲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紙上難成片語偏好攀今掉古賣弄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却也借他館地爲讀書之資每事左湊着他故此顏俊甚是喜歡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着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月初旬天氣顏俊有个門房遠親姓尤名辰號少梅爲人生意行中頗頗伶俐也領借顏俊些本錢在家開个果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担橙橘回來裝做一盤到顏家送新他在山上聞得高家選婿之事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叙述也是無心之

說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
事都不中意不想這段姻緣卻落在那裏思著我憑
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央媒去說再增添幾句好話怕
道不成那日一夜睡不著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到
尤辰家裏尤辰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大官
人為何今日起得恁早顏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
相煩恐老兄出去了特特早來尤辰道不知大官人
有何事見委請裏面坐了領教顏俊到坐啓下作了
揖分賓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當效力
只怕用小子不著顏俊道此來非為別事特來少盡

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最感厚情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顔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於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則个尤辰格的笑了一聲道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第二家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若是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顔俊道老兄爲何推托這是你說起的怎麽又叫我去尋別人尤辰道不是小子推托只爲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說話所以遲疑顔俊道別件事或者有些東扯西拽東掩西遮東三西四不容易說話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

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
男婚女嫁隨他古怪煞須知嫁人不可怠慢你怕他
怎的還是你故意作難不肯撮成我這樁美事道也
不難我就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休想吃我的喜酒
說罷連忙起身那尤辰須借顏俊家本錢平日全承
他的見他有嗔然不悅之意即忙回船轉舵道大官
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議顏俊道肯去說
便去不肯就罷了有甚話商量得日裏錚則是恁般
說了身子却又斡轉來坐下尤辰道不是我故意作難
那老兒眞个古怪別家相媳婦他偏要相女婿但得

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勞而無功故此不敢把這个難題目包攬在身上顏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他看个眼飽我又不殘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覺呵呵大笑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說大官人雖則不醜更有比大官人勝過幾倍的他還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不把與他見面這事縱沒一分二分還有一厘二厘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謊不成媒你與我包荒只說十二分人才或者該是我的姻緣一說一就不要面看也不可知尤辰道倘若要

看時却怎地顏俊道且到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兄速去一言尤辰道既蒙分付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了顏俊臨起身又叮嚀道千萬千萬說得成時把你二十兩這紙帳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尤辰道當得當得顏俊別去不多時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送與尤辰爲明日買舟之費顏俊那一夜在床上又睡不着想道倘他去時不盡其心葫蘆提回復了我可不枉走一遭再差一個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講甚言語好計好計等待天明便喚家童小乙來跟隨尤大舍往山上去說親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

即忙梳洗往近處一个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否當下焚香再拜把籤筒搖了幾搖撲的跳出一籤拾起看時却是第七十三籤上寫得有籤訣四句云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把信音乖
痴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然不濟這幾句籤訣文義甚淺難道好歹不知求得此籤心中大怒連聲道不准不准撇袖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此事有甚不諧難道真个嫌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

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个陳平潘安不成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過了把鏡子向桌上一擲嘆了一口寃氣呆呆而坐準準的悶了一日不題且說尤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櫓快船趁著無風靜浪呼呵的摇到西山高家門首停船剛剛是未牌時分小乙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作伐高贊問是何宅尤辰道就是敝縣一个舍親宋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戶相當此子方年十八讀書飽學高贊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要當面

看過方敢應承尤辰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只

得下老實扯个大謊便道若論人品更不必言堂堂

一軀十全之相况且一肚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

縣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為丁了父憂不曾進

院所以未得遊庠有幾个老學看了舍親的文字都

許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慣於為媒的因年常

在貴山買菓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慎于擇婿

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高門開言心中

甚喜便道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

漢未曾經目終不放心若得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

舍更無別說尤辰道小子並非謊言老爺他日自知只是令親是个不出書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攛掇來時若成得親事是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回轉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高贊道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令親不屑下顧待老漢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覷那不妥帖尤辰恐怕高贊身到吳江訪出顏俊之醜即忙轉口道既然尊意决要舍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駕動定說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忙教整酒看相

款契到更餘高公留宿尤辰道小舟帶有鋪陳明日要早行即令李別等舍親登門却又相攙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尤辰作謝下船次早順風扯起飽帆不幻大半日就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一見尤辰回家便迎住問道有勞老兄往返事體如何尤辰把問答之言細述一遍他必要面會大官人如何處置顏俊嘿然無言尤辰便道暫別再會自回家去了顏俊到裏面與過小乙來問其詳細只恐尤辰所言不實小乙說來果是一般顏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計再走到尤辰家與他商議不知說的是

畫虎計賺正是

為思佳偶情如火　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姻緣皆分定　紅絲豈是有心牽

顔俊對尤辰道適纔老兒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尤辰道有何好計顔俊道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窓讀書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姻事尤辰道若看了錢官人滿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顔俊道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遭名兒有甚虧他處料

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酒肴比常分外整齊、錢萬選愕然道、日間相擾今日何勞盛設、顏俊道、且喫三盃有小事相煩賢弟則个、只是莫要推故錢萬選道小弟但可效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麼樣事、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門開果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間誇了大口說我十分才貌不想說得忒高興了、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去恐怕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故此要勞賢弟

認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瞞過那高老、玉成這頭
親事感恩不淺、愚兄自當重報、錢萬選想了一想、道
別來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後來知
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顛倒道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
行時過了、就脫得也、何怕他、他又不認得你是什麽
人、就你也、只推得娛人、與你什麽相干、況且他家在
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
去、我不費甚縮、錢萬選聽了、沉吟不語、欲待從他、不
是君子。所為、欲待不從、必然取怪、這錢就處不成了。不
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沉吟不決、便道、賢弟常言道、天

擲下來自有長的撐住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過慮錢青遜道然雖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襤褸不稱令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次日顏俊早起便到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紬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川龍涎慶真餅燻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面淨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對即時與他折了一頂新的又封著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薄意權充紙筆之用後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送與賢弟穿了日後只求賢弟休向人說洩漏其事今日約定了尤少梅明

日早行錢青道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回時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発不敢領了顔俊道古人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有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意不過表情辭時反教愚兄慚愧錢青道旣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領下那銀子斷然不敢顔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推托了錢青方纔受了顔俊是日約會尤少梅尤辰本不肯擔這干紀只爲不敢得罪于顔俊勉強應承顔俊預先備下船隻及船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又換兩个安童伏侍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

稍彩色極其華整厮役俱已停當又分付小乙和安童到彼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不許露出個錢字過了一夜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着從靑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拂比前更覺標致

分明荀令留香去　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尤辰到家同錢青喫了早飯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又遇了順風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船中過宿次日早飯過後約莫高贊起身錢青全柬寫顏俊名字拜帖謙遜些加个晚字小乙拣帖到

高家門首接下說尤大舍引顔宅 小官人特來拜見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慌忙通報高贊傳言快請假顔俊在前尤辰在後步入中堂高贊一眼看見那个小後生人物軒昻衣冠濟楚心下已自三分歡喜叙禮已畢高贊看椅上坐錢青自謙幼輩再三不肯只得東西昭穆坐下高贊肚裏暗暗歡喜果然是个謙謙君子坐定先是尤辰開口稱謝前日相擾高翁荅言多慢接口就問道此位就是令親顔大官人前日不曾問得貴表錢青道年幼無表尤辰代言令親表字伯雅 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贊道尊名尊字俱稱

其實錢青道不敢高攀又問起家世錢青一一對答出詞吐氣十分溫雅高贊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學問如何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盤他一盤便見有學無學獻茶二道分付家人書館中請先生和小舍出來見客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个儒者引著一个垂髫學生出來衆人一齊起身作揖高贊一一道名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這就是小兒高標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顏兄好造化哩又獻了一道茶高贊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

顏伯雅年少高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便道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識廣定然不同請問貴邑有三高祠還是那三个錢青答言范蠡張翰陸龜蒙又問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錢青一一分疏出來兩个遂互相盤問了一回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譚天說地講古論今驚得先生一字俱無連稱道奇才奇才把一个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喚家人悄悄分付備飯要整齊些家人問言即時擺開桌子排下五色菓品高贊取杯箸安席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照前照穆坐下三湯十菜添案小喫頃刻間擺

滿了桌子與个咄嗟而辦你道爲何如此便當原來
高贊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顔小官人
到來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看看見一表人才語言濟
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
席一等分付流水的就搬出來賓主共是五位酒後
飯飯後酒直喫到紅日銜山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
高贊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錢青那裏肯住
高贊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
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明日早行不得再來告
別高贊道倉卒怠慢勿得見罪小學生也作揖過了

金氏已蔔下幾色嗄程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物又有一封酒金高贊扯尤辰到背處說道顧小官人才貌更無他說若得少擔居間成就萬分之幸尤辰道小子領命高贊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口說了顧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須玉杵千金聘　已許紅繩兩足纏

再說錢青和尤辰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纔抵家顏俊兀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二人叩門而入備述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的就本月中擇个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來

送還了尤辰以為謝禮就棟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親高贊得意了女婿況且粧奩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女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嫁高贊為選中了乘龍佳婿到處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誇耀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隣吃喜酒先遣人對尤辰說知尤辰吃了一驚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這番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門做舉家都看個勾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番

又換了一个而親教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變連累小子必然受原顧後鑑說反抱怨起媒人來道當初我原說過水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若第次上門將自家來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撺弄我故意說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敲發定表弟替了誰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說就成並不作難這是我命中注定該做他家的女婿且因見了錢表弟方纔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我的人了難道个不守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發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尤辰撚着頭道成不

僕人也只在他家你報到那裏去若不肯把人送上轎你也沒奈何他顏俊道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將打進去搶將回來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為證只是賴婚的不是我們沒差處尤辰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惡龍不鬭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本地的有鋪無狀萬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那老兄訴說求親的是一个娶親的又是一个官府究不得與媒人詰問刑罰之下小子只得實說連累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要處顏俊想了一想道既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

會議了敝縣沒有親迎的常規還是從俗送親罷尤辰道一發成不得高老因看上了佳婿到底誇其才貌那些親隣導等親迎之時都要來廝認這是斷然要去的顏俊道如此怎麼好尤辰道依小子愚見更無別策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索性哄他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怕他又奪了夫結姻之後縱然有話也不怕他了顏俊頓了一頓口道話到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到作成別人去風光央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哩尤辰道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

顏俊又責又惱當下别了尤辰回到書房對錢青說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錢青道不知兄又有何事顏俊道出月初三是愚兄婚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纔妥當錢青道前日代勞不過泛然之事今番親迎是個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這个斷然不可顏俊道賢弟所言雖當但因初番會面他家已認得了如今忽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也有干係却不是爲小妨大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不怕他閒言閒語

這是个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固辭。錢青見他說得情詞懇切，只索依允。顏俊又喚過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都分付了說話，不許漏洩風聲。取得親回，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到了初二日侵晨，尤辰便同顏家併制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賞賜，都封得停停當當。其錢青所用，及儒巾圓領絲絛皂靴，並皆齊備。又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坐媒人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散載衆人。小船四隻，一者護送，二者以備緩急。十餘隻船，前鑼掌號，一齊開出湖去，一路流星砲仗，好不興頭。正是

門鬧多喜氣　女婿近東龍

然到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尤辰先到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來坐百花綵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青打扮整齊，另有青衣煖轎，四抬四綽，笙簫鼓樂，徑望高家而來。那山中遠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競來觀看，伐有並是如看神會做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遶代芳的便道：這般一對夫妻，真個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日果然被他揀着了。不題眾人，且說高贊家中大排

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畫燭通紅只待得樂聲聒耳門上人報道娶客轎子到門了儐相披紅插花忙到轎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轎來衆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奠鴈行禮已畢然後諸親一一相見衆人見新郎標致一个个暗暗稱羨獻茶後吃了茶菓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另在廂房有欵待且說錢青坐于席上只聽得衆人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賀高老選婿得人錢青肚裏暗笑道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

的前了也只胡淡那些兒神見兒的不知如何結末哩我今日且落得受用又想道我今只做替身擔了虛名不如暫受還在幾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慱了這一念反覺得沒興起來酒也懶吃了高贊又于輪流敬酒具是殷勤錢青怕攙誤了表兄的正事急欲抽身高贊那裏肯又坐了一回用了湯飯僕從的酒都吃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贊量度已是五鼓時分嫁粧搭備俱已點檢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轎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外邊風大難以行船且消

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

那風刮得好利害只見

山開拔木揚塵　湖內翻波起浪

只爲堂中鼓樂喧閙全不覺得高聲叫樂人住了吹打聽得一片風聲吹得淅瀝衆皆愕然急得尤辰只把脚跳高聲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向差人在外專看風色看看天曉那風越狂起來刮得彤雲密布雪花飛舞衆人都起身看着天做一塊兒商議一个道這風還不像就住的一个道半夜起的風原要半夜裏住又一个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怕

行不得又一个道只消這雪還要大哩又一个道風太急了、住了風、只怕湖膠、又一个道、若太湖不愁他膠斷、還怕的是風雪、衆人是恁般閙講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又捱一會、喫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了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了、况且笙簫鼓樂、乘興而來、怎好教他空去、事在于難觧難分之際、坐間有个老者、與做周全、是高贊老隣、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贊沉吟無計、便道、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些不難、高贊道足下計將安在、周全道、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令婿既已到宅、

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了花燭，等風息從容回去，豈非全美。衆人齊聲道：最好。高贊正有此念，况且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分付家人，準備洞房花燭之事。却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个局外之人，起初風大風小，他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暗暗心驚，道高老未必聽他，不想高老欣然應允，老大着忙，暗暗叫苦，欲央尤少梅代言，誰想尤辰平昔好酒，一來天氣寒冷，二來心緒不佳，對着大杯只顧喫，喫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鼾去了。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

另擇个日子再來奉迎高贊那裏肯依便道翁婿一家何分彼此況賢婿尊人已不在堂可以自專說罷高贊入內去了錢青又對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在此結親衆人都是奉承高老的那一个不極口攛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將却小顏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道不該只教錢秀才推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人一樁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主僕二人正在講話衆人都攛掇來道此是美事令府尊已

決矣大官人不須疑慮錢青嘿然無語衆人揖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擯相披紅喝禮兩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眷今宵就　一對夫妻此夜新
得意事成失意事　有心人遇沒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贊老夫婦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郎安置錢青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伏侍新娘先睡自己出房去了丫鬟將房門掩上又催促官人上床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一句道你們先睡丫鬟們亂了一

夜各自倒東歪西去打瞌睡錢青本待秉燭達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枝臘燭到燭盡時又不好聲喚怨着一肚子悶氣和衣在床外側身而卧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房子青館中去梳洗高賛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怪是日雪雖住了風尚不息高賛且做慶賀筵席錢青吃得酩酊大醉坐到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了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着又過一晚早起時見風勢稍緩便要起身高賛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拘不過只得又喫

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卧之事尤辰口雖荅應心下未必准信事巳如此只索由他却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則衣不解帶不解其故莫非怪我先睡了不曾等待得他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分付了鬟只等官人進房先請他安息了鬟奉命只等新郎進來便替他解衣科帽錢青見不是頭除了頭巾急急的跳上床去貼著床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滿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娘到第四日天氣晴和高贊

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和老婆親送女孩兒過湖娘女共是一船嫁資與錢青尤辰又是一船船頭俱掛了雜綵鼓樂振天好生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心中甚不快意駕个小小快船赴路先行話分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眾人迎親去後懸懸而望到初二日半夜聽得刮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想只道風雪中船行得遲只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不得湖一夜花燭筵席准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心下好悶想道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好若在湖中行動老大擔憂哩又想道若是不曾下船我

岳丈知道錯過吉期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另選個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悶殺了人又想道若是尤少梅能事時在岳丈前攛掇權且迎來那時我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早些受用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料道决有佳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新娘已取來了不過十里之遙顏俊問道吉期怎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小乙道高家只怕挫過好日定要結親錢大官巳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裏

睚的小乙道雖是同睚的却不曾動彈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熱暘蛋伴得小娘眼的顏俊罵道放屁那有此理我托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却做下這等勾當小乙道家人也說過來錢大官人道我只要刷金你家之事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鑒察顏俊此時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把拳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地奔出門外專等錢青來廝鬧恰好船已攏岸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囑付尤辰伴住高老自己先跳上岸只為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

正要上前作揖告訴衷情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天殺的徐好快活說榮來那查開五指將錢青和巾和髮扯做一把亂踢亂打口裡不絕聲的道天殺的好欺心別人費了錢財把與你見成受用錢青口中也自分辯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个字兒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錢青喫打慌了但叫救命船上人聽得鬧炒都上岸來看只見一个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甚麼意故都走攏來解勸那裏勸得他開高贊聽問他

家人、那家人料瞞不過只得實說了高贊不聞猶可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尤辰無理做這等欺三瞞四的媒人誆騙人家女兒也扯着尤辰亂打起來高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顏家的家人回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前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扭結末高家家人紐做一團廝打看的人重重疊疊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却似

九里山前擺陣勢　昆陽城下賭輸贏

事有凑巧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至于

此門見街上衆天喧嚷都是廝打的停了轎子着教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拿人都則散了只有顏俊兀自扭住錢青高贊兀自扭住尤辰紛紛告訴一時不得其詳大尹都教帶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攙口見高贊年長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贊道小人是洞庭山百姓叫做高贊爲女擇婿相中了女婿才貌將女許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婿在家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此不期遇了這個醜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都是那醜漢買囑媒人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婚都將那姓錢的

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端的大尹道媒人叫甚名字可在這裏麼高贊道叫做尤辰見在臺下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弄假成真以非爲是都是你弄出這个伎倆你可實實供出免受重刑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教取夾棍伺候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貌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到結親始末細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這是實情了顏俊這些費了許多事却被別人奪了頭籌也怪不得發惱只

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便暴顏發奮其口詞願發
已聽得尤辰說了實話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
得也敘了一遍兩口相同大尹給本與錢青上來一
見錢青青年美貌凡被打傷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
意問道你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
替人去拜望迎親同謀哄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事
原非生員所願只爲顏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
館穀于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勉強應承只道
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大尹道你既爲親情而往
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錢青道生員原只代他親

遊只爲一連三日大風大湖之開不能行舟故此高贊悄誤了婚期要生員就彼花燭大尹道你自扣替身就該推辭了顏俊從旁磕頭道青天老爺只看他應承花燭便是欺心大尹喝道不要多講左右推他下去再問錢青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沒有个私心錢青道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生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誤了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大禮雖則三夜同床生員和衣而睡並不相犯大尹呵呵大笑道自古以來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懷不亂那曾男子就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

門了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床並不相
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个錢青道生員今日自陳心
迹父母老爺未必相信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
便知真假大尹想道那女兒若有私情如何肯說實
話當下想出个主意來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
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速來回話不一時穩
婆來覆知縣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子未曾破身顏俊
在堦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便叫喊道既是小的妻
子不曾破壞小的情願成就大尹又道不許多嘴再
叫高贊道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个高贊道小人

初時原許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過花燭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了夫婦之義若教女兒另嫁頗傷不惟小人不願就是女兒也不願大尹道此言正合吾意錢青心下到不肯便道生員此行實是爲公不爲私若將此女歸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令此女別嫁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惹人談論大尹道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兩番替人誆騙便是行止有虧干礙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掩你的過失況你的心迹已自洞然女家兩相情願有

何嫌疑休得過慮衣自有明斷遂舉筆判云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己實出奇
聞東床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鄰縱有責言
終難指鹿為馬兩番渡河不讓傳書攜手三宵同
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
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
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于前
又不合奮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
儀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啟
釁端重懲示儆

判說喝教左右將尤辰重責三十板免其商供竟行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高贊却錢青拜謝一干人出了縣門顏俊滿面羞慚敢怒而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好幾月不敢出門尤辰自回家將息棒瘡不題却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反殷勤致謝道若非賢婿才行俱全上官起敬小女幾乎錯配匪人今日到要屈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錢青道小婿父母俱亡別無親人在家高贊道既如此一發該在舍下住了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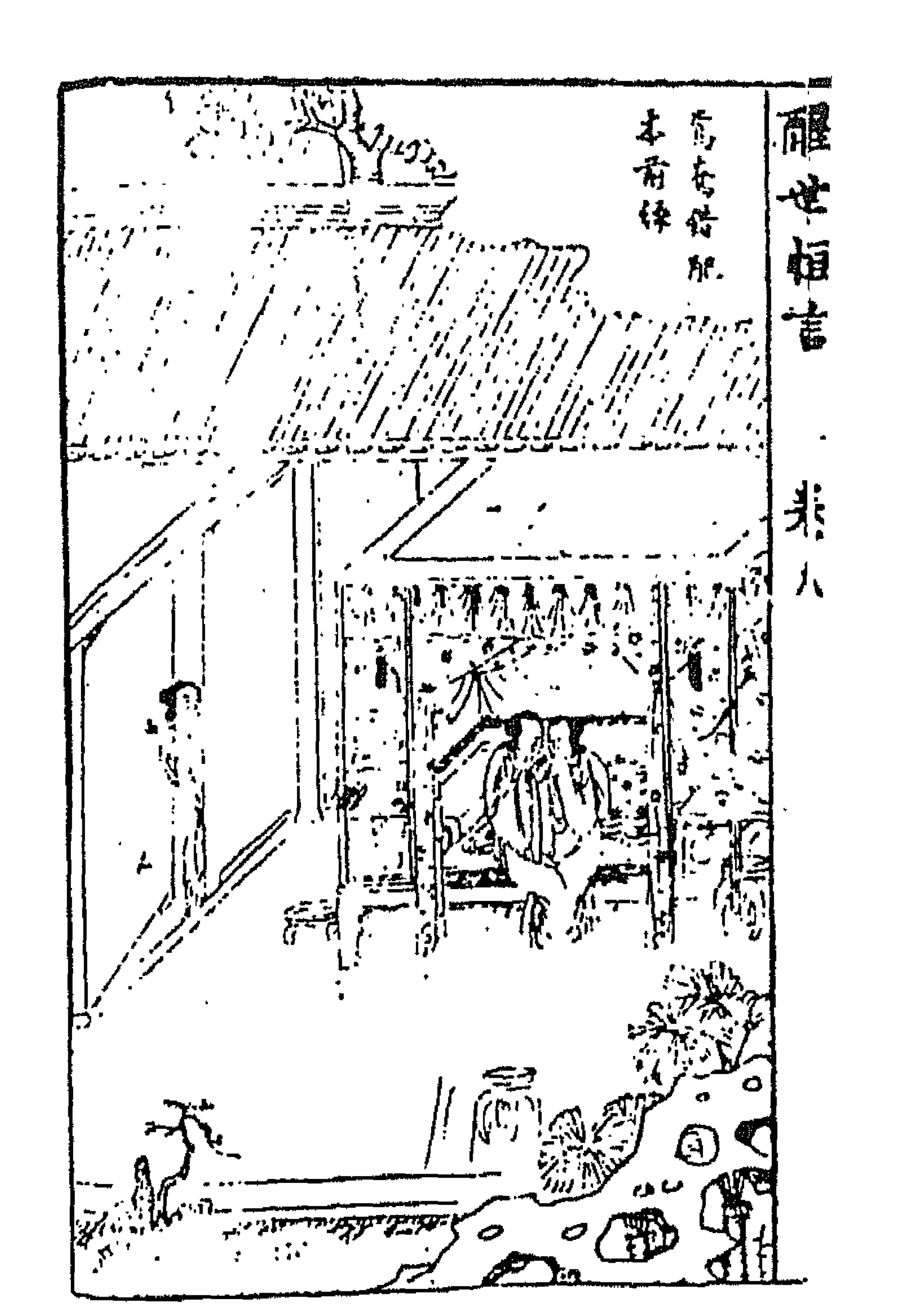
持足感蓋德是夜開船離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到西山一山之人問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老有詩爲証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湖上飛

第七卷終


體態輕孰漢宮
華嚴同稱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投對面無緣不偶　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椿意外姻緣的故事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何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秉義是个醫家出身媽媽談氏生得一對兒

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鋪裴九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艷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蕊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姮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上覆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些粧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小了到我家來時卽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爲就

是樁奢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个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媒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劉公允了却不省好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却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恆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个女兒喚名珠姨纔隔得一歲又生个兒子取名孫潤小

字玉郎兩个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守這兩个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个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門徐雅的女兒文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

此念出於人之常情想亦中中

嫂道上覆親家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妝奩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復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并吉期送到孫家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已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吃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不妙唬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守在床邊吞聲對泣劉公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

女孩兒治每每如此

好話

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凶得喜事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麽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娶來家沖得好時凡事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嫁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做親却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筭是他們忠厚了却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

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要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并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个萬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過解庫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爲人極是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些東西所居與劉家基址相

違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悞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耍的我受了千辛萬苦

守得這兩个兒女，度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誤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搏，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様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决無實話回我的，我今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著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擺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

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扯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个實信却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怎不阻擋住了却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也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个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

老荊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却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問道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

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
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
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
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停當
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況且有病的人正要
得喜事來冲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
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
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
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
咲恥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消

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熱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齷齪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

為下文張本

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那裏閒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叫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爲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慧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娘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吃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嫂同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个有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

兒小病已愈候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酌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明早來也說罷自去不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覺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个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

此計妙以茫工代打

道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擇定一毫
不帶見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粧
奩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卻不
是兩全其美孫寡婦道你眞是个孩子家見識他們
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却怎麽處
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
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
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
容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个下
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个

扯得你佳玉郎道别事便可這件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麽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央平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要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復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单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

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將個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妝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趫趫，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颭一般。玉郎是個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

蹊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子平常將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个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右想想出一个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个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痳瘡戴不得原不露出左耳上眼兒裝飾打點停當將珠娘藏過

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王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

天付其式

道這个自然不題孫寡婦且說迎親的一路笙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卻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个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个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

揭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
須掙扎精神則个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
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
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下老夫妻手忙
腳亂掐住人中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
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己引新
人到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畫親戚
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
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妻
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滚

女孩兒有心如何使說件長大只相廿日

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誤，媳婦少不得歸于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个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這里玉郎方在讚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此欽羨。劉媽媽請眾親戚赴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

又是天使。可怂

歇息。衆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也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媳婦初到。如何教他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繇他自睡罷。劉媽媽不聽。對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說教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同睡。玉郎恐怕露出馬脚。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仿。即如姊妹

一般正好相處，怕怨的，你若嫌不穩，儘各自畫着薛被見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今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捱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纔了，不怕不上我鉤。心下正想，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丫鬟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適

今指兒在只怕有司乃看了過兒

趕出來有小郎不錯也

來兒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着一个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个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耍人兩个閑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這个房中還是姑娘是客慧娘笑道恁樣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

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耍的倘大娘知了連我也不好王郎道不消吩付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个鋪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卓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耍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衣服下體小衣却穿着問道姑娘今年青春

丁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爾摟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答道是開生藥舖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个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依旧又推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个對兒怎

地不慣。玉郎道：「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個媒兒了。又有甚嫌。」慧娘笑道：「恁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是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個女夫妻罷。」兩個說風話耍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捱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卻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胸前，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温軟如綿，乳

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个軟滑身子摸他乳時剛剛只有兩个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摟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實咂吮咂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頑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

取笑有甚麽羞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囉唣玉郎捧過面來親個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真个也去解了他的褲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粧着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你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玉郎着了急連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

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悞了你家吉期，故把我假粧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上身來。慧娘初時只道是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却是个男子，豈不歡喜。況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个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个是黃花女兒，乍得甜頭。一个說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

个說此夜衾裯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个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氷人一个道與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麼姐姐哥哥且闘要下撒嬌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舖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要次後只聽得牀稜搖戛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

娘說了，却又口不睚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玉郎道：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洩漏時，更有何人曉得。粧扮已畢，來到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瘡，戴不得，還貼著膏藥哩。劉媽媽道：元來如此。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怕羞，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

公請内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卻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卻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壻病好姑娘陪伴夜間同睡

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的三朝便送回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問說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舍到背後道但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媽真个說道六嫂你也做老了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

像得他意罷了。誰想娶得個媳婦，那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裴於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此時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

看渾家劉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動教丫鬟扶着自已也隨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孫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鬟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捉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氏掀開門簾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个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麼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將來見你怎麼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

此提想

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个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个病容却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道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攛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麽處玉郎道此

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撇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算短算沒個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

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會戲撒嬌幾遍哭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劉媽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牕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摟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蹺蹊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好若知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簾進來門却閉着叫道快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為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内摟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

媽媽兒二人無言一發走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
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
間空屋中來丫鬟看見不知為甚閂在一邊劉媽媽
扯進了屋裏將門閂上丫鬟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
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
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抵賴媽媽
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
閉着房門摟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
要打心中卻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
已至此索性說个明白來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

若不允時拚个自盡便了。乃道前日裴家曉得哥哥有病恐悞了女兒要看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王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諧老今見哥哥病好王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王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那能忍氣填胸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

須與他下休不得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飛開丁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顧羞恥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丫鬟亦跟在後面扯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逼問這事哩玉郎聽說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除下簪釵挽

起一个角兒皮箱內取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般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却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却怎麼出處要你不肖子何用玉郎被母親嗔責羞

偶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府怎奈劉大娘不
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
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
來還不曾吹燭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
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幸了孫寡婦真个教玉郎閃過
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只見門閉
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你
把老娘當做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
日與你性命相搏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
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

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當力一推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个都跌進去攙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即忙爬起尋時那里見个影兒那婆子尋不見王郎乃道天殺的好兒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卻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王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

見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个肯麼，倘然問川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个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劉媽媽終是骨肉之愛，見女兒悲啼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粧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个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

自有鴛鴦兩彼作對老夫因攢內而然

媽媽又憐又恨到沒了主意正鬧間劉公正在人家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聲音又聽得媽媽話聲不正不知為着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推開門簾問道你們為甚恁般模樣劉媽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生撥女兒伴他

如今俤得好麼劉媽媽因王郎走了又不舍得女兒聯爲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亡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个滿懷劉公也在氣惱之時揪過來便打裴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滚做一堆分拆不開丫鬟看了慌忙到房中報與劉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璞在榻上爬起來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見兒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裴九自老亡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劉

問妹子為甚在這房中厮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慶問心下惶懼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為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公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人恥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劉媽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掙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便走取巨鎖將門鎖上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个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樣樣曉

得些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夫早到家丫鬟走出門
前李都管㑹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
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
買東西喫丫鬟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
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
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攛掇來鬧炒一場他定無顏在
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忙忙的走至裴家一
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挑撥裴九老那九老夫妻
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惱着劉公今日聽見恁樣
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誰知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好東西去還了我昔日聘禮另自去對親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是那里說起這般言語污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駡道打脊賤才真个是老七八女兒現做着恁樣醜事那个不曉

得了廝你這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攔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摟道老乞八羞也不羞待我造个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爲甚起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瑛聽得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乞八打得好我與你到廝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瑛便問父親裴九因甚清早來廝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瑛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

又好个錯招

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心中轉惱頓足道都是張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喝

叔各跪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攙越那老兒先上來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個兒子裴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掯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則個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道

你怎麼說劉公道求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月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强奸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適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異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道婚姻乃是常事那曾有

男子假扮之理。封去辨他真假。況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既以女許你爲媳。固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娘艷麗非常。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婿

孫失留人之言切不可聽

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權去冲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秉義卻教女兒陪臥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期你執意不肯卻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喬太守道據說你是一家之主卻聽婦人言語又喚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卻又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

弄出這場醜來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怎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醸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决無顏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

詞甚悲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與妻尤氏分付道甚
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
回去反傷門風被人恥笑他又家二夫之名各不相
安今判與孫潤為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
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裴九老道媳婦已為醜事小
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
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
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
一半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
劉公亦稟道老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與

新个喬太守替孫潤想見太守用心

○問得好

他爲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斡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亦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此非斷法詩多賦寓祇爲一段真亦不出亦耕爭公判自己

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是个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爲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

所以若得中者只是也有番裁熱爭

絕妙審單

嗟嗟劉氏女因嫁而得夫慣吉士初非衒玉伺佻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婚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徐郎之配毋人婦人亦倉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先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眾人聽了眾人無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

段教三對夫妻撥排起來又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
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
鬧動了杭州府都說好個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
個個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說話李都管本
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爭訟相持
自已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于處分反作成了孫玉
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為醜
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
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慚愧安身不牢
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

這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于劉氏、刁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　千錢只爲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牀遮盡醜　喬公不枉叫青天